

“人间地狱”——辽宁省女子监狱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截至二零一八年四月，已有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致残。该监狱十九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迫害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如：开水浇身、打毒针、电击、灌辣椒水、辣椒皮塞阴道、吊铐、扒光浇凉水、超强奴役等等。

辽宁省女子监狱（简称辽宁女监）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育新路 7 号，前身是沈阳大北监狱女子监狱，是辽宁省唯一的一所女子监狱。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来，辽宁省女子监狱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被绑架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转化”（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二零零三年，辽宁省女子监狱被中共邪党授予“国家部级监狱”；二零零七年以后，又被评为司法部部级文明标准监狱。

从下面的被迫害案例可见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暴程度。

一、孙宏艳被强行注射药物，全身溃烂死亡

二零零零年七月末，沈阳市辽中县（现辽中区）法轮功学员孙宏艳女士被绑架到沈阳龙山教养院迫害。

二零零一年二月，孙宏艳被劫到沈阳大北监狱医院，被关押在单人的地下室里迫害，被强行注射药物。期间家人去看几次，发现孙宏艳已被折磨得坐不起来，每次都是被人从地下室抬出，半个月后孙宏艳全身瘫痪。

二零零一年三月中旬，被迫害奄奄一息、全身溃烂的孙宏艳被家人接回，十多天后含冤离世。

二、于力被胶皮铁棒子打、开水浇身



■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左至右：孙宏艳、刘丽云、孙玉华、于凤华、李广珍、李凌；中左至右：于力、倪淑芹、石胜英、王秀霞、孙敏、刘丽华；下左至右：史迎春、丁振芳、王春香、王杰、刘路香、王彦秋

二零零一年五月，大连港务局退休职工于力女士被绑架到大连看守所迫害，被枉判后，被劫到大北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恶人用裹着一层胶皮的铁棒子毒打于力，这种手段更残酷、更狡猾、更隐蔽，采用这种酷刑手段使人从外表上看没有伤，但是五脏六腑都能打坏。

恶人把年已六旬的于力吊起来之后，狠命地挥舞着铁棒子打，直到将她打得昏死过去，再把她放下来，用滚烫的开水往她身上浇。

二零零三年十月，因迫害严重，于力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到了家中，回家后几次吐血。二零零五年九月末，六十多岁的于力再次出现严重的吐血，三天之后含冤离世。

三、金顺女被电击、浇凉水再电击、裤头塞嘴、胶皮铁棒子打、屁股朝天撅一周

二零零二年四月六日，三十四岁的抚顺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顺女

女士第五次被绑架，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枉判十三年；二零零三年四月八日被劫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

刚入狱时，金顺女被狱警郭桂婕弄到办公室用电棍电击，继而又扒掉上衣，从头往下浇凉水，再用电棍电；电棍没电充电期间，金顺女被弄到在门外撅着，等电棍充足了电再回来电；金顺女被折磨了两个多小时，嘴被电肿，几个月合不上，全是大水泡。

二零零四年三月，监狱为了提高所谓“转化率”，对各监区法轮功学员进一步的迫害。一天下午，恶警谷亚星（谷亚青）给各小队长开会，交待犯人“包夹”任务。要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并给打手们每人两包方便面作为条件。晚上收工之后金顺女、高曼丽等人被叫到活动室，管事犯们把金顺女的裤头扒下来塞进嘴里，金顺女被按到地上，一顿拳打脚踢逼迫“转化”、背监规。金顺女不背。狱警郭桂婕指使（转下页）

(接上页)犯人毒打她。犯人拿衣架打金顺女后背,用胶皮棒子抽打所有法轮功学员。

金顺女被打的伤痕累累,呼吸困难,后背黑紫,只能趴在床上,不能平躺。值班孟队长逼金顺女念监规,不念就体罚,大头朝下,胳膊垂直地面,屁股朝天撅着念;金顺女被折磨的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了;从早到晚连续折磨一周多时间,金顺女脸、腿肿胀。

二零一三年前后,残酷的迫害导致金顺女出现肾炎、高血压、心脏病。二零一五年四月五日,金顺女冤狱期满,被放回家。

四、李凌被扒光衣服关“小号”、野蛮灌食,第二次入狱被棉被捂死

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凌女士曾任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局长,供暖公司副经理。先后两次被劫到女子监狱迫害;第二次入狱被棉被捂死,年仅五十一岁。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李凌第一次遭绑架,后被枉判一年半,被劫到大北女子监狱。期间李凌被迷惑写了“三书”。清醒后,声明所写“三书”全部彻底作废。由此李凌被强行吃下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遭受了扒光衣服关“小号”、野蛮灌食等残忍的迫害。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李凌冤狱期满被放回家时,被摧残的骨瘦如柴,身上还长满了疥疮。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晚,李凌再次被绑架,后被枉判四年,再次被劫到大北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目击者看到恶人张春娥将李凌面朝下,扣在床上,然后用一床大被子捂在李凌的头上,被子上面再压上枕头;张春娥两手死摁住枕头,李凌被窒息而死,凌晨三、四点钟,监狱安排一丹东的女犯人将李凌遗体背出监舍。并欺骗家属说李凌死于“心脏病”。

五、李凤美被吊绑毒打、电击、胶带封嘴和下体,右胳膊被拧折两次



■酷刑演示：针刺指甲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流离失所的熊岳高中法轮功学员李凤美女士在营口市鲅鱼圈被鲅鱼圈海东派出所绑架,后被劫到鱼圈看守所迫害,耳朵被打伤、鼓膜穿孔;二零零四年三月被秘密枉判四年,二零零四年十月被劫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日晚十点多,恶警孙岩指使犯人陈风云、肖金欣、李平将李凤美从被窝拖到监舍楼内的储藏室里,将李凤美双手吊绑在铁架子上进行毒打。

孙岩用电棍长时间电击;李凤美发出的惨叫声,楼里的犯人都能听到。孙岩令陈风云等人用胶带将李凤美嘴封住,然后对李凤美疯狂的暴力摧残;李凤美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两腿被打的站不起来,右胳膊被拧折,几次昏死过去。

第二天,恶警于成水、陈海新等将李凤美拉到沈阳七三九医院,拧断骨头被接上(医学称为复位、固定)。当晚从医院回来,李凤美仍被关进储藏室,于成水、陈海新指使陈风云、孙笑丹等人继续摧残李凤美,将李凤美的衣服扒光、吊铐,用胶带封住下体,采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摧残、侮辱;陈风云和孙笑丹再一次将李凤美已经接上的胳膊拧折。强迫她在冰冷的储藏室二十四小时蹲着;之后,于成水、陈海新调离第十监区,又调换来恶警董金凤、代晶,继续折磨迫害李凤美。从一月二日至三月中旬,李凤美被酷刑折磨两个多月,右胳膊已伤残。

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家属到监狱探望李凤美;她告诉亲人第十监区的所有恶警都参与了对她的迫害,每

天晚上采用卑鄙的手段折磨她,不让睡觉。

六、王淑霞入狱两天被活活打死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铁岭调兵山市晓南镇法轮功学员王淑霞女士再遭绑架。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被枉判三年。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下午四点,王淑霞被劫到辽宁女子监狱八监区,时任管教科长的恶警李小红和主管小队队长恶警孟丽影指使恶犯毕波等人在当晚收工后回到监舍,将她的双手用手铐铐在背后,脚尖沾地,身体弯曲吊铐在监舍上铺床栏杆上。恶犯毕波,丁美玲疯狂殴打王淑霞,恶犯马海英,范馨萍也帮着殴打,犯人秦士秋,张思琪也参与其中。

不到十二点,王淑霞即被活活打死,凌晨四点左右被抬出监舍。当时狱警郭桂婕值班,左晓燕任监区长。两天后家人见到王淑霞的遗体,嘴部周围全是破伤,脖子、前胸青紫色,伤痕累累。监狱怕家属上告,罪行败露,拿出十九万元私了。事后杀人凶手毕波减刑出监,丁美玲等得到减刑,指使者李小红升迁,孟丽影调离监狱。

七、张书侠被缝衣针扎一个月、勒脖、灌辣椒水、辣椒皮塞阴道,乳头被揪拧掉皮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当年六十岁的沈阳市和平区法轮功学员张书侠女士被绑架;后被枉判五年,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被劫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遭到狱警指使的两个犯人王春娇和苗淑霞的残酷折磨。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晩大约十点来钟,张书侠被捆绑在犯人存放衣服的屋子里,用缝衣服的针反复往手脚指(趾)甲里扎了两个小时,直到被扎的不省人事,才把绳子解开了。

从此,张书侠只要不听俩犯人的就被随时扎。张书侠自述:“在身上乱扎,当时新年刚过,人们还都穿过冬的衣服,恶犯人为了扎针方便,没收我的棉衣,只让穿毛衣(转下页)

（接上页）套单囚服，恶人苗淑霞说扎脑袋吧，看不出来针眼，她俩就在长头发的地方乱扎起来，……她俩连续扎了我一个月左右，又用防寒用的脖套，勒我的大脖子，拖着满地走，不一会就不省人事了，象被勒死了似的。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当睁开眼睛，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认识人，过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张书侠还受到灌辣椒水、辣椒皮塞进阴道，掐、拧、拽等折磨。

她自述：“这两个恶人一早上就用我的洗脸盆打来半盆开水泡红色的小朝天椒，又加了些盐，到晚上十点多钟犯人睡着了的时候，就在这个库房用泡好的辣椒水往我嘴里灌。……我紧紧的闭上嘴，她俩就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恶人一只脚踩着左脸，右脸贴在地上，我的嘴巴踩开了个缝，另一个恶人趁机往嘴里灌。我在地上连滚带喘不停的挣扎着，一下就把盆打翻了，她俩气急败坏的说：撒了再泡，再灌。”

“恶人王春娇出了损招，用辣椒水洗臀部，再把洗臀部水让喝二十汤匙，把打撒在地上的辣椒皮塞进阴道。再后来打来盆凉水，从脖子灌凉水，直到棉袄棉裤灌湿，再用手拍打拍打棉衣，灌到往下淌水了为止。光着脚丫穿拖鞋罚站在一块长宽三十公分的地板砖上，不许动，再把北窗南门打开让北风吹着我。”

“掐，拧，拽乳房或乳头，掐大腿内侧，踢大小便，乳头被揪拧掉了皮，冒出了黄油，粘在衬衣上，一遍又一遍，是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挣扎着，大声喊救命，两个恶人用胶带十字形粘我的嘴，封上嘴不让喊，用宽胶带把双手背铐的姿势绑上，把窗帘拉上，掐两大腿内侧也是非常痛的部位，皮肤呈黑紫色，如同大荷花的叶子，肛门、小便被踢的也是呈黑紫色，小便肿的和肚子一样高，撒尿和大便都困难，大小便一用力，肋骨也痛，这样极其惨烈毫无人性的折磨是持续的重复着，折磨的叫你再痛上加痛中煎熬着。扇嘴巴更是家常便饭，



■酷刑演示：吊铐

打得脸变形了，青紫色，暗紫色，象老松树的皮，两个恶人说不敢看，说象鬼一样吓人。”

八、盛丽霞被吊铐多次、扒光浇凉水、关“小号”，被绑捆整整十一月

二零零六年四月，正在丹东市国税局工作中的法轮功学员盛丽霞女士被四个警察绑架，后被枉判七年，二零零六年七月，被劫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迫害。

入狱当天，盛丽霞对监区长左晓燕说：自己没有罪。遭左晓燕扇嘴巴，被拖到车间强迫搬着。晚上，回到监舍，被犯人毕波扇嘴巴、用木板条毒打，身上被打的青紫。

盛丽霞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狱警李丹弄到办公室，蹲在地上，双手反铐在背后铐在暖气管上大半天。狱警张磊指使犯人毕波将她双手用手铐反铐在背后，身体弯曲，头挨着脚吊铐在装活的车上。狱警张磊、李丹指使毕波强迫她二十四小时搬着，还毒打她。盛丽霞被吊铐二十多天。

二零零七年一月，盛丽霞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吊铐在装活的车上。晚上不准她睡觉，将她大字型绑在床栏杆边，站一宿，犯人毕波打她，将她双手用手铐反铐在背后，脚尖沾地，身体弯曲吊铐在上铺床栏杆上，往她身上泼凉水，又将她带到水房，全身扒光，往她身上浇凉水。

二零零八年三月末，盛丽霞被狱警李丹扇她嘴巴、用胶带封嘴，双手被手铐反铐在背后，身体弯曲，头和脚用绳子捆在一起，吊铐在装活的车上。第二天晚上，狱警管教科李小

红指使，犯人金敏，付素侠，陈超等人将盛丽霞拖入水房，扒去毛裤，用手铐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吊铐在水房暖气立管的活接上，拿凉水管从头顶往下浇凉水，全部浇透，折磨半个多小时。被拖回监舍后，呈大字型，双手、一只脚分别被用手铐铐在床栏杆上，浑身上下淌水，光着脚站在地上，全身发抖，嘴唇发紫，站了一宿。早晨，盛丽霞想换干衣服，又被犯人殴打。没过多久，狱警李小红又以吵闹监为名用胶皮棒子抽打她。

二零一二年二月，盛丽霞被关入“小号”迫害；三十天后，又被弄到严管大队迫害二十多天。从严管大队后回到八监区，狱警李文博把她带到办公室，强行给她戴犯人牌，她不带；李文博和犯人张丹丹及另一犯人将她按倒在地上，李文博踩住她的肩膀，俩犯人将她的胳膊拧到身后，用胶带把两个胳膊捆绑在一起，盛丽霞挣扎，并不停高喊：“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罪！”盛丽霞一直喊了两个多小时，李文博给她戴上犯人牌；盛丽霞奋力挣扎，挪动一只手将犯人牌扯下。

李文博发现盛丽霞扯下犯人牌，又把俩犯人喊来，再次把她按倒，从新捆牢，从新戴上犯人牌；盛丽霞被捆的双手动弹不了，不停挣扎，后来就昏了过去；李朝她脸上泼水，在李下班前，用胶带把她的嘴封住，关到水房里，由俩人专门看管。后换成一人看管。之后每天早晨出工，包夹犯先把盛丽霞弄走，不让别人看到，到车间后就被关到水房，大使用塑料袋装，小使用盆接。犯人张丹丹将她双手用胶带反绑在背后，然后给她带上犯人牌，吃喝拉撒全由犯人帮弄；晚上收工最后走，给她披一件囚服，将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遮住，不让别人看到。就这样，盛丽霞天天被绑着，最长十五个半小时，最短四个半小时，整整捆了十一个月。

九、王彦秋被多次毒打、关“小号”、摧残致脑出血离世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转下页）

（接上页）三日傍晚，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彦秋女士被锦州市古塔区警察绑架，二零一四年一月被古塔区法院枉判四年，后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继续迫害。

在马三家监区，王彦秋被狱警和犯人多次毒打、关“小号”等迫害摧残。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早六点，王彦秋被迫害致脑出血了，被送到沈阳七三九医院；三天后一直昏迷，没有苏醒。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直没有苏醒的王彦秋冤狱期满被送回家，在历五个月的痛苦挣扎后，这位饱受摧残的善良妇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七点半悄然离世，年仅五十六岁。

十、孙敏入狱不到五个月被迫害致死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辽宁省政法委“610”的统一操控下，鞍山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孙敏女士被鞍山市立山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并现场抢走六万元现金，后被劫持到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迫害；二零一

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她被立山区法院枉判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孙敏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十二监区严管队继续迫害。十月三十一日，副监区长陈硕、十二监区的分监区长胡杨来到孙敏家中，称孙敏患有冠心病、窦性心律过缓（40次/分）、高血压（260毫米汞柱）、心律失常和肺炎，时刻有生命危险，并哄骗孙敏的父亲在她们拿来的资料上签字。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孙敏的父亲与其妹终于见到了她，她是被人背着出来接见的，说话也不流利，身体非常瘦弱，双腿不能走路，视力明显下降，右耳流脓，听不清说话。

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分，辽宁女子监狱打电话给孙敏的父亲，说孙敏吃完早饭后晕倒，目前正在医院抢救；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左右，孙敏的父亲和家人驱车赶到辽宁沈阳监狱管理局总医院时，见到的却是孙敏的遗体；年仅五十岁的优秀教师孙敏就这样被迫害致死。

以上的实例，也只揭露出了法轮

功学员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冰山一角。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从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 辽宁省女子监狱（简称辽宁女监）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育新路7号，前身是沈阳大北监狱女子监狱，是辽宁省唯一的一所女子监狱。

原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遭恶报 呈植物人状态

【明慧网】原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曾经积极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得知，丁世发已患脑出血许多年了，是退休之前得的病，早已不能自理，一直靠家人护理，现在连家里的人都不怎么认识，基本是植物人状态。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开始的几天后，丁世发带领辽宁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厅等部门人员前往葫芦岛，要求该市严格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即元凶江泽民的命令）采取“有力措施”迫害法轮功。

迫害元凶江泽民将马三家定为洗脑试点，准备做个样板向全国推广，要求至二零零零年底，达到百分之百的洗脑率。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刘京、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经常去马三家视察。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后至二零零一年五月间，劳教所

对法轮功学员再次进行强制洗脑，终止法轮功学员与家人见面，封锁一切消息。

中共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劳教所到马三家学习效仿迫害法轮功的恶毒招数，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闻世震、主管迫害的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省公安厅林炳志、于风声、辽宁中医的李泽先，以及宗教、政协，甚至交警、军队、大专院校、街道、企业等等，都参与了迫害。“对付法轮功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一场战争的费用”，这是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在马三家一次大会上公开说的；他还说，“原来以为这和以往的运动一样，一阵风就过去了，没想到（越来越升级）。”

电视、报纸把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女一所和女二所粉饰成了“人间乐园”，时任辽宁省政法

委书记丁世发在千人大会上大言不惭，被利用者大谈马三家内“春风化雨”般的转化，抚顺市学员邹桂荣当场揭穿谎言，被这伙人扑倒堵住嘴，差点儿把她憋死，又把她弄进别的屋里，四分队队长张秀荣打开窗户逼她跳楼。邹桂荣说：“你让我跳楼，你是想嫁祸法轮功。”而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整个过程。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下达搜捕令，命令盘锦公安局实施搜捕。把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直接押送市看守所，并进行四十天洗脑，当晚没在家的法轮功学员也陆续被绑架，有的被送市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如今，丁世发遭报已多年，患脑出血，不能自理，一直靠家人护理，目前基本是植物人状态。◇